

> 闲话

在过去,农村基本还不通电的时候,每到夏秋季天气干旱,田地里就会缺水。水稻分蘖抽穗扬花的时候,田间管理尤为重要,田里一刻也不能缺水,父亲每天傍晚守在那台收音机旁,时时关注天气情况。农民都是靠天吃饭,天干无雨,严重影响水稻的产量,但总不能坐以待毙呀。得知还要连晴一段时间,父亲再也坐不住了,计划抬下龙骨水车到田里车水。晚上,父亲就和大哥七手八脚地把放在阁楼上的水车抬到院子里头,用笤帚拂去上面的浮尘,以备翌日抬到田间车水。不谙世事的我把水车当成了玩具,围着水车转,踩踩踏板,摇摇滚轮,一副新奇的样子。

第二天一大早,父亲就和大哥抬着长长的水车向田间去了。我听着动静,睡意全消,和小弟从床上一跃而起。父亲见我们也来了,嘱我们拿点小物件跟在身后。清晨的田间空气清新而芳香,田里的水稻正抽穗扬花,晶莹剔透的露珠挂在叶尖上,欲滴不滴的样子。田埂边早就插了几根粗木头,水车的结构是以木板为槽,各个活接上都有一块木板,活接

水车车水吱呀呀

□ 江初昕

为榫卯结构,能灵活拆装,尾部浸入水流中,有一个小轮轴。上端有个大一点的轮轴,固定于堤岸的木架上。用时踩动拐木,使大轮轴转动,利用链轮传动原理,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都可以踏动转轴,带动木链周而复始地翻转,装在木链上的刮板就能顺着水把河水提升到岸上,进行农田灌溉。

水车抬到水塘边,父亲脱了长裤,下到水塘,用锄头扒开泥巴和石头,露出一个水窝来。接着,把水车架牢靠。再把水塘的挡坝拓开口子,清澈的河水哗哗流进水塘。这一切弄妥当后,父亲和大哥爬上水车架子,手扶在横梁上,双脚踏在木头的脚踏上,反复踩踏,中间的轮子带动水槽里的木片转动,发出“吱吱呀呀”的声音,把河里的水车进了稻田里。

高温酷暑,太阳毒辣,父亲就在水车的上方搭了一个架子,木架上横几根细竹条,然后,到山边割来青草或树枝,放在搭好的木架上,一个简易的凉棚就搭好了。我们也学着父亲的样子,砍来树枝编成一个遮阳帘子,上午挂在东头,下午摘下来挂在西面。这样,父亲和哥哥就不用饱受

毒热之苦了。看着大人在阴凉的草棚里车水,清澈的河水流进了干涸的稻田,绿油油的稻禾掀起一阵阵绿色波浪,在水田里欢快摇曳着,我心里同样充满一丝凉意。

这时,放眼望去,田间沟头,家家户户都是大人忙着车水的身影。由于人小没有力气,我只能端茶送水做些力所能及的活。大人就在河边的树荫下拿起竹篮里的饭菜吃了起来。我最喜欢在野外用餐,感觉新鲜,吃起来也格外香。为了避开高温酷暑,大人们常常傍晚迎着绚烂的晚霞到田间车水。父亲说,傍晚的水肥着呢!夏天的夜晚,褪去了白昼的蒸腾,变得凉爽了起来,满天星辰,皎洁月色,萤火虫低飞。行走在田埂边,蛙声一片,脚踏水车“嘎嘎吱吱”不停旋转,踏出水声潺潺,水花飞溅,稻田里稻穗轻摇。

后来,乡村通了电,抽水用上了水泵,只要合上电闸,管子里的水就会喷涌而出。木质的水车没有了用武之地,父亲把它束之高阁,存放在老屋里,毁之不忍。毕竟,水车上沾染了泥土的润泽,渗透过辛勤的汗水。

屋顶上的秋

□ 杨丽丽

乡下的秋,是从屋顶开始铺展的。一场雨过后,天忽然就高了,风里带着熟透的玉米香,飘进每一户敞开的院门。秋收刚过,庄户人就把地里的收成往屋顶搬——玉米棒子、红辣椒、金黄的糜子,还有切得匀净的土豆片,像给黑瓦屋顶披了件花衣裳,连房檐垂落的蛛网,都沾着几粒金黄的玉米,成了秋的装饰。

我家的屋顶是老土瓦铺成的,经年累月被雨水冲刷,瓦缝里长过狗尾草,也落过麻雀的羽毛。每年这时节,父亲总踩着木梯上去,先把瓦上的枯枝败叶扫干净,再在房脊两边搭起木架,把玉米棒子一串串挂上去。玉米叶还带着新鲜的绿,玉米棒子挂在架上像一串串金色的炮仗,风一吹,摇摇晃晃,像是秋在说话。

母亲爱把红辣椒晒在屋顶的东南角,那里日照最长。她坐在梯子上,把辣椒串成串,绳子绕着辣椒柄打个结,一串能有几十个,红得发亮,挂在瓦上像燃起的小火苗。有时我也跟着上去,蹲在屋顶边缘,看辣椒在风里晃,阳光照在上面,连我的指尖都染了点红。母亲说,辣椒要晒到皮发皱,摸起来硬邦邦的,冬天做菜才香。

最有意思的是晒土豆片。母亲把收回来的土豆切成薄片,泡在清水里,淘去淀粉,捞出来控干水,再端到屋顶上。我也跟着上去,蹲在竹席边,看母亲把土豆片一片挨一片摆开,不留一点空隙,阳光照在湿乎乎的土豆片上,泛着淡淡的白,像给竹

席铺了层薄玉。有时我手快,抢先摆几片,却总摆得不整齐,母亲就笑着把我摆歪的扶正,说“土豆片要摆匀才晒得透,冬天炖菜才不夹生”。

糜子要摊在另一张竹席上晒,铺薄薄一层,母亲用木耙把糜子耙得均匀,阳光落在上面,糜子粒滚着光,风一吹,还会飘起细碎的糠,落在我仰起的脸上,痒丝丝的。有时麻雀会来啄糜子,也会凑到土豆片旁啄两口,母亲就扎了个稻草人,它穿件父亲的旧蓝布衫,戴顶破草帽,立在屋顶中央。稻草人不说话,却把麻雀唬得不敢靠近,只有胆大的鸽子,会落在玉米架旁,啄食掉在瓦上的玉米粒,吃完了,扑棱着翅膀飞走,留下几片羽毛,落在红辣椒串上。

屋顶上的秋,是会变模样的。刚搬上去的玉米是青黄的,晒上三五天,绿秆就枯了,棒子上的玉米粒开始发亮,像撒了层碎金;土豆片更明显,刚摆上去时水灵灵的,晒到第二天,边缘就开始发卷,颜色也从白慢慢变成浅黄,摸起来干硬了些。母亲每天要上去翻两遍土豆片,用手轻轻把粘连的分开,再把竹席边缘的挪到中间——那里晒得更透。风一吹,竹席上的土豆片轻轻晃动,偶尔有一两片被吹落到瓦上,母亲赶紧捡起来,吹掉上面的灰,放回竹席,母亲说“一片都不能浪费,都是地里长出来的”。

傍晚的时候,屋顶上的秋最是好看。夕阳把云彩染成橘红,照在玉米棒子上,连瓦缝里的阴影都带着暖黄;土豆片在夕阳下泛着浅金,像给

竹席镶了层边。父亲扛着梯子下来,肩上搭着晒软的糜子秆,母亲则把晒得半干的土豆片拢到竹席一角,用布盖好——夜里会下露水,怕打湿了。辣椒串还挂在那里,在暮色里像一串红灯笼。我坐在屋顶上不想下来,看远处的炊烟袅袅升起,听邻居家的狗在巷子里叫,风里的玉米香混着淡淡的土豆香,越来越浓,连空气都变得沉甸甸的,满是秋的实在。

乡下的人不常说“晒秋”,只说“把秋存起来”。屋顶上晒的不只是玉米、辣椒和土豆片,还有地里长出来的辛苦和一整年的盼头。等这些收成晒透了,玉米会脱粒装进粮囤,辣椒会挂在厨房的房梁上,土豆片则收进布袋子,冬天炖萝卜、煮酸菜时抓一把,煮出来的菜满是太阳的味道。

后来我在城里待过几年,见过高楼顶上的太阳能板,见过阳台晒的衣服,却再也没见过那样的屋顶——黑瓦上挂着玉米,红辣椒映着夕阳,竹席上摊着浅黄的土豆片,连风里都飘着收成的香。去年秋天回乡下,父亲还在屋顶晒玉米,只是他的背更驼了,踩梯子时要扶着墙慢慢爬。母亲坐在屋檐下串辣椒,手指虽不如从前灵活,却还是一串一串,挂得整整齐齐。

我又爬上屋顶,蹲在竹席边,看玉米在风里晃,红辣椒在阳光下发亮。秋还和从前一样,落在屋顶上,落在父亲的白发里,落在母亲的皱纹里,也落在我心里——那是乡下的秋,是屋顶上的秋,是藏着烟火气的、踏实的秋。

> 往事

外婆的小屋

□ 郝兴燕

小屋是斜的,不是那种危房般的倾斜,而是像外婆微微驼着的背,以一种倔强的姿态,在村口站了半个多世纪。青砖黛瓦,木格窗棂,檐下总挂着几串红辣椒,在风里轻轻摇晃,像一串不会响的风铃。

第一次走进小屋时,我才六岁。门槛很高,我不得不手脚并用爬进去。屋内光线昏暗,却有一股奇异的温暖扑面而来——那是阳光晒过的棉被味、柴火灶的烟火味,还有外婆常年熬煮的中药味混合在一起的特殊气息。这味道如此独特,以至于二十年后,我在某个陌生城市的巷弄里偶然闻到相似的气息时,竟怔在原地,泪流满面。

小屋的东南角摆着一张老式木床,床头的雕花已经模糊不清。外婆总说那是她出嫁时的嫁妆,木料是上好的樟木,虫子不蛀,岁月不蚀。夏天蚊帐垂下来,像一座小小的白色城堡;冬天则要挂上厚重的棉帘,把北风挡在外面。我常常蜷在外婆脚边,听她讲那些古老的故事。她的声音很轻,却总能穿透雨声,穿透风声,一直钻进我的梦里。

灶台是整间小屋最热闹的地方。砖砌的灶台被岁月打磨得发亮,灶膛里的火苗永远跳动着温暖的舞蹈。外婆炒菜时总爱哼些不成调的小曲,锅铲与铁锅碰撞出清脆的声响。最难忘的是她做的酱油拌饭——刚出锅的热米饭,浇上一勺自家酿的酱油,再滴两滴香油,简简单单,却成了我记忆中最奢侈的美味。如今想来,那酱油里怕是掺了星星,否则怎么会亮得那样耀眼?

小屋的墙上挂着一只老式挂钟,钟摆永远不紧不慢地摇晃着。每到整点,就会发出沉闷的声响,像是老人轻轻的咳嗽。钟声里,我看着外婆的黑发渐渐染上白霜,看着她挺直的腰背慢慢弯成一张弓。奇怪的是,那时的我竟从未察觉时光的流逝,只觉得挂钟走得太快,快得让我来不及把所有的故事都听完。

下雨天,小屋会变得格外安静。雨滴敲打在瓦片上,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弹奏一曲古老的乐章。水珠顺着屋檐滴落,在门前的青石板上凿出一个个小坑。外婆说,这些坑洼是雨滴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刻出来的。现在我才明白,人心上的印记,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的?

小屋后有一方小小的菜园,四季都焕发着生机。春天的韭菜,夏天的黄瓜,秋天的红薯,冬天的白菜,在外婆手里都长得格外精神。她侍弄菜园时总爱念叨:“万物有灵,你对它好,它就对你好。”这话我记了半生,直到自己种死第三盆绿萝后,才懂得其中深意。

最后一次见到小屋,是在一个深秋的午后。我站在院门口,看见夕阳把它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长得像是要挽留什么。屋前的柿子树结满了果实,红彤彤的,像挂了一树的小灯笼。外婆坐在门槛上剥豆子,银白的头发在风里轻轻飘动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,原来,看最美的风景从来不需要远行。

现在的小屋已经空了。外婆走后,再没有人给灶膛添火,没有人给挂钟上弦,没有人记得在雨季来临前修补漏雨的屋顶。可每次梦里回去,我总能看见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升起,仿佛在告诉我: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,只要你还记得。